

沙汀

著

XIANDAI MINGJIA JINGDIAN

在其香居茶馆里



新世纪出版社

现代名家经典

沙汀著

XIANDAI MINGJIA JINGDIAN

在其香居茶馆里

I216.2
39
:4(6)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81512

现代名家经典

新世纪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名家经典——在其香居茶馆里/沙汀著

湖南:新世纪出版社,1998,10

ISBN7-5405-1672-0/I·191

I.在… II.沙… III.小说、散文-中国-现代 IV.136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8)第 0918 号

现代名家经典(第四辑)

作者:沙汀 编著

出版发行:新世纪出版社

地址:湖南长沙曙光路 98 号

邮政编码:410005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2.275

字数:1,468,000

版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2004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7-5405-1672-0/I·191

定价:(全八册)238.40 元 本册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徐志摩(1897—1931),名章垿,初字摠森,后改字志摩,出生于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一个富有的家庭。1900年入家塾,1916年秋入北京大学,1918年夏赴美留学,1920年转入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22年10月回国,历任北大、清华、平民大学教授,发起成立文学社团“新月社”,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主编《晨报》副刊、《新月》月刊。在此期间,先后在北京、上海的报刊发表诗文,颇有影响。1926年秋与陆小曼结婚后移居上海,1931年因飞机失事遇难,年仅35岁。

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也是颇有特色和成就的散文家,有多种诗集和散文集行世。

在中国新诗史上，徐志摩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由胡适、郭沫若等人倡导的新诗，以其直白、质朴的风格为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但初期的新诗在形式上趋于散漫。为此，新月派的闻一多、徐志摩领导了新诗的“创格”运动，着意新诗诗艺的探求，追求新诗（艺术）形式的完美，使新诗从内容到形式都臻于自立的佳境。徐志摩是新诗这一“创格”运动最认真、最卖力的艺术实践者，他的一些诗作名篇如《苏苏》、《再不见雷峰》等，每一个音节都经过精心选择后安放在妥切的位置上，营造了迷人的艺术奇观。他创造了规整一路的诗风，开创了中国新诗规律化的新格局。

作为散文大家的徐志摩，其成就并不亚于作为诗人的徐志摩。在现代散文文坛上，徐志摩散文以其华丽夸饰的风格而独领风骚。他可以把毫不起眼的一件平常小事涂抹上艳丽的色彩，在他人无话可说的地方说得天花乱坠。无论是抒情、写景，还是叙事、议论，他总是不惜笔墨，反复铺陈，造成华丽夸饰的艺术风格，从而淋漓尽致地刻划出真实丰富的感受。

目 录

1

目 录

前言	唐文一	1
----------	-----	---

小 说

俄国煤油	1
码头上	19
土饼	29
丁跛公	39
联保主任的消遣	54
在其香居茶馆里	64
艺术干事	81

模范县长.....	96
替身.....	111
催粮.....	124
李虾扒.....	136
选灾.....	148

散 文

巫山.....	158
好吃船.....	162
喝早茶的人.....	166
贾汤罐.....	169
女巫之家.....	173
一伤兵.....	178
同难小记.....	182
贺龙将军印象记.....	186
过去.....	195
小鬼.....	202
老乡们.....	210
在侯家坞.....	220
游击县长.....	226
通过封锁线.....	237

俄国煤油

想起搬家的事，罗模不禁又气愤愤的了。

“上海人真讨厌！”

三日前，当他正细心地把新买来的汽炉子弄燃，蹲在地板上，身子往后扬着，眯细左眼，轻轻地抽打着气的时候，突然，一片女人的尖音从门隙里溜进来。接着，像有人揪着他细黄的头发往上一提似的，折成三叠的身子马上笔直了，偏着颈子听：

“屋子里……饭……罗……”

他猜想，平日嘴巴罗唆的主人，大约又是在同自己要起好来了，虽是照例的假殷勤，出远门的人，通脱一点总不是坏事。

“是的。”他一面开着门，笑嘻嘻地说，“只是麻烦得很。

立在门边，低着头，搓手，接着道“并且……”

他刚放开胆，往红得刺眼的嘴唇上一瞥，噤住了，眉头和嘴唇往鼻端挪拢着，半张开口，现在莫名其妙的惊突与慌乱。

这一下，房东太太是直着嗓子叫喊了。她鼓着肥肥的腮巴子，仿佛丈夫底过了办公时间还不回来，应该由这举止失措的汉子负责似的。

“我说屋子里不能烧饭啊，你这听清爽了么！……”后面几个字就是她自己也不会听得清白。但是，看那红嘴唇动的节奏的样式，他不是傻子，他猜到那是甚么话！倒楣，她还骂“猪头三”、“阿木林”呢！

这样，他从胡涂的深渊里爬起来了！——但马上又堕进另一个深渊。

“怎么？不能烧饭！”

“弄污浊了呐！”

“在我自己屋子里呀！”同时，心里想：“岂有此理！”

然而结果，房东太太终于贯彻了她“岂有此理”的主张，三日后，模不得不满怀不平，默嚷着“岂有此理”，搬进现在的屋子里面来了。

他现在虽则不但有了烧饭的自由，而且，房租少了两元，这更意外地投合了自己的减缩政策，可是，想起三日前的事，在他，总觉得脸上太没光彩。

“上海人真讨厌！”他噤着嘴愤地说。同时想，出了钱租房子却没有烧饭的自由，真是岂有此理！既是岂有此理，这还不是明显地欺负他人地生疏么？

“唉，这就是出远门的好处！”

他两只手往左右一摊，喃喃地叫起来，接着，他很吃力

地摇着头，向藤椅的靠背上倒去。忽地，他又立起来，又坐下，那神情的惶惑，像是在躲闪着一种迎面而来的欺侮的袭击，而终于无从避免，又怯弱地预备着逆来顺受似的。

“唉，蹲在家里不好么？”

他由痛恨上海人的岂有此理，转而深悔离开乡土的自己之失策了：倒楣！偏偏要出门！

……八字龙门的四合头房屋，大门坊高挂着“岁进士”三个金字的匾。里边有大的厅堂，深的井，曲折的回廊，屋后，是模糊于菜圃与花园之间的大坝子，疏落的竹树围着，下午，皂荚树上的老鸦“放风”，“伏伏”地飞扑，直响到天上去，“伏伏”地……。自然也有厨房！只那一个角落，也比亭子间大呢！谁敢说；“这里不能烧饭！”……烧饭？那是妇人家的事！除了小孩子时代，饿躁了，跑去向老妈子要饭团，谁去？……紫烟，油气……

“哼！不能烧饭！”

他又想起离家时的情形了，自己沉默地，顽强地站着，父亲，躺在圈椅上，搔着斑麻色的头，叹气。……颤抖地直起腰骨，摇头，用黄褐的食指在鼻孔上几抹，悲哀地，几乎恳求地，扬着黯淡的眼，说：“娃娃，老子，老子也活不到……”对面，一只阴凄凄的眼睛，挂着大眼泪，贴在一方窗孔上，一方破成三尖角的白纸窗孔……

“唉，被鬼掀起了呀！”

他立起来了，用手托着已经消瘦的脸颊，想道：“老人家不是比往些年不如了么？家里房子不比这纸匣样的屋子宽大么？你看，还处处受欺！而且，生活是……”

“我为甚么要出来呢？”上半身伏在书桌上去，痛苦地嚷。

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自苦，现在，已经是第三次了。

轮船经过武汉的时候，在岸上，许多农夫们，许多著灰色短衣的人，摇着红旗，踮起脚尖乱嚷，接着，是一片枪声……这时，他第一次自问道：“我为甚么要出来？”

第二次是：轮船驶到上海的清晨，他自己提着被盖和一只土制皮箱上岸，正想叫力夫，一个马车夫同一个小客栈的接客跳进来，不由分说地把他拖进马车去，这种野蛮的欢迎几乎把他吓昏了，他自问道：“真是好地方，我为甚么要出来呢？”但是，前两回都是愈自问愈糊涂，平常，熟人问起，他总会说：“在家里做甚么呢？出去总好些。”可是，这含糊的言辞也完全无用。这一次呢？唉，他底脑袋已经被这倒楣的问题弄胀痛了！并且，这是第三次！这才是第三次！以后……唉！

他感到头昏脑胀，如像蹲在可怕的梦境里似的。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靠着窗棂，尽摇摆着头，像要扔掉这苦恼人的无用的家伙，唉，他还哭了呢！

从泪眼中，他看出家乡里清闲平稳的生活，田野，烟似的远山，黑瓦白壁的屋舍，一切都是那么恬静啊！连大河兰的水声，也是平静的，寂寞的……街面上飘着零落的叫卖声音，家狗在街当中打盹……扎着蓝布围裙的妻，顺着砖墙，悠闲地向厨房里隐没了。一直十二年没有换过雇主的李妈跟过去了。父亲，现出老年鳏夫特有的孤零神气，呵欠，无聊地翻着被虫蚀了的《诗韵合璧》……老狗阿宝不耐烦地、用快落完了毛的头赶着苍蝇……呵！一切都不比这紧张、繁嚣的上海，更能使生活平易地滑过去么？至于这里的人，——天明白！

“早知道这样，唉……”他用明白了追悔只是枉然的神

气呻吟着，手掩着瘦小的脸。

接着，腰肢伸，拖出一口长气，追悔同失望渗和着的紧张，好像松弛了。他惘然地向室内一瞥，眼光停歇在一册书上面了，《养鸡学》三个黑字被窗口射进的夕阳映成褐色。

他陡然想道：“追悔？总不能就回去！白花了钱，而且，太笑话！管他的，学会养鸡再说！”

……这样宽广的场所，凭良心说，三亩是有余的。上面是铺满了表草，平软，光洁，绕着篱笆。是那样可爱！敢担保，阿宝电视机肯牺牲了骨头，而愿到那上面打滚，看见鸡翘着拉屎会觉可惜，总之，仿佛是绿色天鹅绒一般的草坪。靠右边的一隅，立着几厢玩具式的小屋，屋的周围是疏疏落落的树木。草坝的中央也依一定的距离种了树。注意！这树，是特别要种植的，鸡吃树上掉下的虫，既节省食料，鸡又容易肥壮，而且，鸡在树脚拉的粪，还可以使树长得说不出的快，说不出的大呢！看呀！一团团的鸡群，悠闲自得地，活像隐者一般，在青青绿绿的光影中，蹠脚，扇翅膀，啄啄；地。被少主人教会了饲养方法的李妈，手里扬着竹响刷，头上蒙着布手巾，皱着小嘴笑，很有趣地看着这些享福的畜牲。自己呢，坐在草地上，旁边是《养鸡学》，诗册，望望蔚蓝的天，美妙的诗句从唇间轻轻流出来。突然，在鉴赏的灵感中被啄啄的鸡声惊醒，于是，满足地笑，舔着嘴唇……

这不够冲淡美妙么？幻想到这些，罗模，两手向上伸了一伸，勉强地打了半个轻快的呵欠，接着，微笑，眯左眼，他

唧！养鸡，这是多么可靠的出路！没有一个石子会碍着舒适的步履的出路！在罗模，这是宝库！是解决苦恼着

生活的平稳，悲叹它的没把握，焦灼着它的永久路线的良善灵魂底秘诀，发现它，人可以一辈子平静地生活了——大致！

他毫不顾惜地，把自己有限的血，向《养鸡学》的每一行，每一个字里边灌注，在吃饭的时候，在床上，把来压在枕头下困觉。到现在为止，他虽只是在两本同类的书的序文上，以及这类书底广告上用功夫，可是，这已经够镇住他心里模糊的不安了！好像光明已经可得而见的地方飘晃，生活的平静的道路是懒洋洋地躺在自己的前面，呵！幸福的预感简直把他瘦小的身体弄酥松了！

每每当他停止下阅读，要松一口满足的气息的时候，总是想起那曾经刺激起他的羡慕与热情，用着很多的钱去美国留学的亲戚——那个大傻瓜来！他想到：“多傻！”不傻么？——失业的留学生到处皆是！靠人吃饭是多么不稳当！而且，还须得削尖脑袋，四下里讨乖卖好，活像一只狗！……啊！简直是狗！……要不是头上的晒台坚实，他早已被空想的豪气托上半天云去了！

可是不幸得很，一种“意外”的枝节，不但把这足以安定人心的空想打得片甲不留，而且把他自己毫无体贴地，又拖进四日前的苦恼的深渊里了！

本来，他的一切行事，都是有精细的计划与打算的，任何一种行动，没有经过这种高贵的过程，他是宁肯“带住”，而不愿冒失地动手动脚。在家里的时候，夜里吹了灯上床睡觉，即使冬天，他也一定把上半截身子裸露在被外，盯着灯花一直由红而黑，这才安心地全盘钻入被窝，是这样的精细！这会有意外么？然而，这样精细的人，就是躺在棺材里，也不会感到妥帖的，因为“剥鬼皮”早就是平常事故了。

一天，他七点钟就从床上爬起来，用冷水洗了脸，(这种办法，在他，是与我们肥壮得可爱的体育家异趣的；请问，两角小洋能换多少铜板?)准备开始养鸡学的研究，可是，意外的枝节开始在这时播了它底种子了。

他打开被柴烟薰黑的破旧的窗子，一只手摸着藤椅的靠手坐下，一只手揉擦着睡眠未足的眼睛，“啊！”他轻轻地惊叫一声，才知道书还留在枕下。等到他取了书来，可是阅读的进行再也不像前几日的专一顺畅了，生滞滞的，要往书上面灌注的，意识地提起的全部注意中，有甚么模糊的东西爬搔着，正像扰乱军事后方的土匪。

“我太睡晏了！”他想。为要振作起来，接着，他把两手用力地直伸向前，做出要掀开谁的姿势，腰肢尽量往后扬。过后，皱起眉头，嘴紧闭着，他再看。然而，不对劲！他看不上两行，紧张的姿势又自然地松懈下来，眼光也不自主地离开书面，望向对面前楼上花标布的窗幔，心思是在追索着。然而，他追索甚么？他自己并不知道，也无从明白，只模糊地意识着自己是在想罢了，——正想着梦！

谢谢上海清晨特有的刷马桶的噪响，罗模终究被它从模糊的梦境里醒觉了。他惊突一下，做出难耐的气色，手掌在鼻端两晃，恶狠狠地把窗门砰地关上，心里想道：“真是讨厌极了！”然而，他并不明白他是在讨厌自己。

书仍是看不进眼，于是，全副注意转向在马桶身上去，甚至他的精神也并不像原来的昏弱了，在心里唠叨着所有的冒骂，心思的一部分却仍是追寻着某种不可知的，隐约的鬼影似的事物。

奇怪，今天的嗅觉也特别比往常锐敏了，简直像他自己颈子上就挂着马桶！简直！简直呀！他喃喃地叫道：“他妈

的！臭死人！”他跳也似地从椅上跃起，赶快抽燃一支仙女牌香烟。然而，这该诅咒的臭气仍使人冒火，不舒服，混乱，生硬的声音更了不得地噪响，以致把他烦乱得摊在床上。

“我在想些甚么呢！……他妈的，臭死人！”他拍着床褥，含糊地叫嚷，像要吓退一切的不安，臭气，噪响，魔鬼似的寻事生非的心思……他把纸烟投向屋角……接着，叹气，平静下来，昨夜零碎思索的事项，油然地浮现脑海了。

……家里的款子究竟在甚么时间能到呢？……省里又打起仗来了！……沿途的红匪……邮包停寄……抢轮船……“三十八年的粮又下来了！”^①……金价……煤油贵了一倍……

“哼！要五元多一桶！”他喃喃道。

然而，他在困恼中突然地警觉了，仿佛碰着久不见面的朋友似的，想道：“啊，俄国煤油快到了！”

那已经是他自己弄饭以后的事了。一天，他到一位朋友处去，一见面，他们照例抱怨起那毫无怜惜地高涨着的物价，和一切的不便宜来，另外一位不相识的客人，东瓜脸，眉目细小，说完一句话，鼻子里总哼地出一股气的，在大家沉默当中，神使鬼差似的说道“哼，那好消息！俄国煤油快到了。哼，非常便宜！只等中俄会议成功，就快到了……哼……”

这一刹那，罗模在脑筋里面想起了许多的事。他底心思异常的灵活，往常记不清的事，也明白得有如教师在黑板上写的白字。他很清楚地记得，而且确信，小学时代的一个

^① 四川军阀预征十年几十年以后的粮税。

教师曾说过，俄国也是煤油丰富的国家。他想到：现在它不是工人的国家么？不是正在努力经济的复兴么？没有剥削操纵……生产比赛，没有一只空闲的手……价钱当然便宜，而且为抵制资本家，弄得他们破产，说不定，唉！甚至……他几乎喊出：“要是俄国人多好！”然而，实际上却情急地问道：

“真的吗！”

“谁骗人！哼，美国的资本家已经吓慌了！只等中俄会议成功，哼！便宜得很！”

他记起那认真的表情和答话，翻了一个身，想到：“早知道零买好了！晦气！”

然而，当他恰在这苦恼的追悔中挣扎着的一刹那，别的岔子发生了。

一种摸索零碎物件的索索的声响在屋子里颤动，可是，这并不足以停止了他底思索，不过使心思有些混乱罢了，他想，那不过是大胆的老鼠在作怪。然而，一分钟，两分钟之后，那悉悉索索的声音，转而为熊熊的噪吼了。

他想：“这是幻觉么？唉，我快要被生活作弄病了！唉……”可是不对劲，那里透来一股使人鼻管发闷的气味！可是，他本能地从床上翻起，“啊呀，完了！”像犯了不能振拔的死罪似的，他惊叫着，一面早已跃下床。谢谢上帝！幸好洗脸水还未倾倒！他灵活地举起脸盆，向一桶畅快地燃烧着的煤油泼去。

可是恰恰相反，火焰反更嚣张了，红红地。

一个可怕的火灾的惨乱的印象掣住了他，赶走了他凡事考虑的好习惯，于是，赶紧把一床棉被拿去踏压，幸好，十五分钟的忙乱，总算把可能的灾害消除了。然而，满屋弄得

一塌糊涂，最重要的，是烧坏了被头，而且没有了煤油！

他木桩似的立住，苍白的脸上，满是烟尘同汗水，目光暗滞地呆望着这零乱，杂沓的现象，正像一个在可怕的兵灾之后，从异地归来的难民，望着自己的破坏了的颓败的村舍一般。他想：“这是梦么？”然而映在眼中底一切，是这样踏实而尖利地叫人无法否认呵！然而，——然而梦多好……

三月的风徐徐从窗口送入，卷荡着烟尘和纸灰。阳光伏伏贴贴地投在书桌上，窗栏上。载重车隆隆的声音自远处的街上传来。住在后楼的独身老头儿，很响地打了一个喷嚏。两三只臭虫在尘封的壁上爬动。突然，一种说不出的凄惶，孤零，绝望的情绪感动了他。他蓦地躬下腰身，把头搁在两只手掌里，哼，哼，哼地呻吟起来，——是梦多好啊！

他的脑筋昏昏荡荡的，心里是搔抓不着的难过。他也毫没有给屋里的杂乱恢复秩序的心情，蹒跚地走向床边坐下，双手抱着肩头，一切不幸的苦恼与恐怖的预感汹涌着，他感到自己是被一只不可见的铁腕投掷在空旷无边的荒原里了，孤零，失望，一切都苍白而空虚！

虽说精神仍然是那般微弱，空荡，像经过热病的困厄之后似的，他的意识终于澄清了。然而两刻钟前所发生的可怕的骚动，和目前的杂乱，却并不勾上他无力的意识，荒耗的眼光尽瞟视着壁上爬行的臭虫，却也不曾引起憎恨同那杀却的欲想，好像只是单纯地看。——在他也会承认是这样，因为一个失意的人，他总愿找不与自身有关的事情做的。

然而，事实是不会因为人底冷漠与无视而缩头的，罗模